

◎ 亲情无限

父亲离开很多年

□ 陈栋良

父亲离开我已经很多年了，但我时常还是会想起他：想起父亲慈祥的笑，那疼得咬着牙嘴里却说着不疼的坚强，喝晕后逗我们开心的快乐时光，想起父亲的遗憾——落叶归根的纠结……

父亲出生在舞阳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，迫于生计在东北扎下了根。在我最初的记忆里，父亲是林业建工局机修厂的一名职工，拿着微薄的工资，省吃俭用养活一家人。我们兄妹四个在温暖的小家里茁壮成长，凝聚着父母太多的艰辛和汗水。

父亲在世时，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回老家陪爷爷奶奶，尽尽自己的孝心。每当父亲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想法的时候，都会仰天长叹，而后又慢慢恢复了笑容，能看得出父亲对老家的热切渴望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第一个愿望就是回漯河工作，这是我准备完成父亲心愿的开始，没想到这个美好的想法却成了我一生挥之不去的伤痛。

我回漯河不久，三姐也在漯河买了房子。正当我们沉浸在幸福中的时候，不幸却发生了。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，父亲突然滑倒，好在我恰好看到了这一幕。刚开始父亲并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，在地上趴了一会儿，用手按住地慢慢地站了起来，瞪了瞪眼，嘴里吹出一口热气，用手捂住胸部缓缓地往家走，那脚步显得有些沉重。应该是摔疼了，回到家就躺床上了，我有点不

放心，想带他去医院检查，父亲躺在床上就是不肯去。眼看拗不过我，父亲偷偷起身找自己的私房钱，我知道父亲心疼我，他怕花我的钱。

去医院检查的结果出来了——父亲是左胸部骨折，更严重的是肺癌晚期，让我感觉天旋地转，几乎晕倒。那时候不知道哪来的坚强，硬撑着给父亲办了住院手续。为了不让家人操心，我忍着泪水拨通了大姐的电话，骗大姐说父亲这段时间厂里没有活儿，我带父亲回老家玩几天，让家人都放心。

父亲开始了在医院的漫长煎熬，看我心情沉重，他还笑着说：“人老了毛病多，就这样输两天水回去，要不家里人该担心了。”过了几天，父亲说也没有感到哪儿不舒服，就强烈要求出院，还说特想回老家看看堂哥他们。办了出院，我带父亲匆匆坐上回漯河的火车。路上，我瞒着父亲给堂哥打电话，让堂哥安排了漯河最好的医院。三姐打来电话问我和父亲在老家玩得咋样？从我闪烁的言语中，三姐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，随后从东北急忙赶往漯河。三姐的房子离医院很近，为了更好地照顾父亲，我们就住在三姐家，轮流照顾父亲。

长时间的离开加上三姐匆匆地赶来，东北的其他姐姐又一次来了电话，这次我说了实情。记得还在睡梦中，一家人已经全部聚在病房里了，在和医生的交流中，父亲仍然坚强地说着病好了，可以出院了，没有感觉哪儿不舒服，浑身可

有劲，都吃胖了，那微笑和声音还是那么洒脱。

回到家，我像小时候一样依偎在父亲身边，陪父亲聊天、看电视，十几口人的家里又一次充满了幸福和欢乐。忽然间，不知道哪来的想法，我提议带父亲回舞阳老家歇两天，父亲别提有多高兴了，一刻也坐不住赶紧去穿衣服，大姐也赶紧准备父亲的行李，车上给堂哥打了电话。堂哥还高兴地说房间早准备好了，问父亲想吃啥饭，好提前准备。在回去的车上，父亲没有了往日的话语，不时地把头伸向车外，环顾四周寻找老家的旧时模样。

下车后离家不远了，父亲坚持走着回家，生怕坐车回去会错过老家的熟人，感觉谁都是亲人，开始讲述着自己小时候的过往。走了一会儿，父亲突然停止了话语，母亲看出了父亲精神不佳，就示意休息一会儿，父亲突然闭上双眼。我把父亲紧紧地搂在怀里，大声地哭喊着，一家人的哭喊声瞬间传遍了整条街。父亲却像永远地睡着了一样，任凭我们怎么呼喊，还是离开了我们。情急之下，就在路边几个姐夫的遮挡下，匆匆给父亲换了套之前准备好的干净衣服，几个姐姐哭喊着拉着父亲的手，抚摸着父亲的额头，痛哭地自责。就这样，我们带着遗憾在堂哥的协助下给父亲办了后事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想起老父亲，我的眼泪都忍不住流下来。虽然再也感觉不到父亲的温暖，可回忆却始终不曾离去。父亲，愿您在天国一切安好！

◎ 都市闲情

“网”事

□ 邢俊霞

早晨，先生陪我在楼下打羽毛球，几个回合之后，羽毛球落入场地一侧的景观树内。顺着落点寻找，我在球的旁边有了新的发现——两棵景观树之间有一个大大的蜘蛛网。小时候在姥姥家的屋檐下看到过蜘蛛网，景观树之间看见蜘蛛网还是第一次。仔细观察后觉得蜘蛛大概是极具智慧的小精灵，它选择此地安营扎寨太合适不过了。这里景观树连成一片，有很多如蚊子、苍蝇，以及爬行的小虫子之类组成的生物链，它们或多或少会成为蜘蛛的网中美餐。

蜘蛛像一只小猫的尾巴尖，在精心编织的网上左右摇摆，随心所欲地游走。变幻的是网路，不变的是身姿。它不介意我这个不速之客的突然来访，淡定得很。这是我见过最为优雅的小精灵，不张扬也不会让人忽略，仿佛世界都是自己的。

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，朋友突然说自己很郁闷，原想着退休以后闲暇时间多了，可以把年轻时候的爱好拾起来：看自己喜欢的书，养一枝花开茶靡，让心在安静的城池里随风曼妙。哪知退休后日子一地鸡毛：自己一个人在千里之外的儿子家带孙子，心里却挂念着留在小城身体有疾的先生；小心翼翼地打理着儿子家中的一切，却不经意间看见儿媳的冷脸；母亲年老，回来看护、陪床是少不了的。三年时间，在儿子家与小城之间穿梭，已身心疲惫，沧桑无力。她笑称自己过的是“出租车”式的生活，哪里招手哪里停。我静默不语，实在想不出安慰她的话。沉思了一会儿，她幽幽地说，退休后这几年的日子，真是“一言难尽，二豎为虐，三回九转，四面楚歌。现实给我织了一张网，我在网中挣脱不得。”

听到这里，我不由地心中暗自感叹：人，生而自由，可现实谁又不是活在网中？每个人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，但无论哪种角色都会无意之中形成一张网：亲情网、友情网、同学网、同事网……不一而足。早已分不清是主动入网还是被动入网，都被自己吐出的那根丝紧紧缠绕，寓于红尘之内。

齐白石有幅画，画上是水乡风景：渔船一条，房屋一座，垂柳三株，山丘连绵，还有晒着的一张渔网，落下的一轮红日。马东在《奇葩说》里说这幅画很贵，买不起。鉴赏画作我是外行，看不出这幅画所表达的意境和诗意，但我喜欢画上题着的那行字——网干酒罢洗脚上床，休管他们门外有斜阳。

倘若如此，人生也算是上乘了。



◎ 夫妻兵法

抵达幸福的彼岸

□ 郎新华

我和先生结婚19年了，儿子17岁，女儿8岁。相携走过半生，一切都是披上嫁衣时期许的样子。我俩是彼此的初恋，感恩生活，让我拥有简单纯粹的爱情。

时光回溯到二十多年前的春天，我刚走出校门，到郭先生所在的电视台实习，那年我19岁，白衣黑裙，直发素颜的我好奇地转到先生所在的部门。“你好，我叫新华，刚到这里实习，你叫啥名字？”那时的我，心情愉悦如春天林间的小鹿，踏入社会的兴奋，让文静的我也神采飞扬起来。郭先生转过头看向我，很淡然地做了自我介绍，他刚好也19岁。青春正盛的我，在那个春天的午后相识了。

实习半年后，我离开了电视台，或是缘分使然，总是在快断了联系时又邂逅。心动不知是在哪个时刻发生的，像是经过了漫长冰封的河流，不知是因哪一缕春日阳光，就开始消融奔涌起来。20岁才第一次为一个男生心动，纯粹地欣赏，只觉得这个男生生活不多，踏实努力，待人真诚。心里默默地喜欢，少女的心事在梦中徘徊，又在某一刻甜蜜在喉。

我们认识两年后，也就是在

1998年的春天，现在想起，二十多年的光阴也不曾让那一天的美丽泛黄。那是3月份的一天，穿城而过的沙澧河水缓缓流淌，两岸绿柳如烟，郭先生陪我在河堤放风筝。天是无边无际的蓝，春风轻柔而多情，阳光和煦，风筝越飞越高，看着身边男子俊朗的侧脸，内心笃定地认为，他就是我的今生今世。他应该是喜欢我的吧！如若不是，他怎会在繁忙的工作中抽身，陪我放风筝。他应该是爱我的吧！如若不是，他的脸上怎会有甜蜜的笑容？日暮时分，我对郭先生说：“我该回家了，再晚的话，我妈该着急了。”郭先生说：“我有件事儿要跟你说。”他边说边点了一支烟，一支烟吸完，仍没说话，又点了一支烟。他有些紧张，突然拉住了我的手，仍是不言不语，我已经猜出了他要说什么，心在怦怦跳。我轻轻地说：“你已经拉住了我的手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”或许是受了我的鼓励，郭先生看着我的眼睛，坚定地说：“嫁给我吧！”还没开始恋爱，就直接求婚，这真的是惊到我了。就像张爱玲在《爱》中写道：“于千万人之中，遇见我所遇见的人；于千万年之中，时间的无涯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刚

巧赶上了。”从郭先生表白的那一刻，直到今天，二十多年的相濡以沫，赤诚未变。

在恋爱的两年里，母亲的病重离世，让我几近崩溃，是郭先生对我珍惜体贴，才让我走出了悲伤。2000年，我和郭先生步入婚姻，婚房简单的布置，让闺蜜看了都想哭。婚后的生活虽拮据，可幸福的基调从没变过。我钻研厨艺，三餐四季，总让家里烟火气满满。有爱的时光，总是飞快。如今，儿子考上了重点高中，8岁的女儿粉雕玉琢般漂亮可爱。芸芸众生，皆是凡人，饮食男女，且不说事业是否辉煌，能拥有一位知心爱人，筑一个温暖有爱的家，有人嘘寒问暖，有孩子欢笑盈怀，已是圆满。

婚姻需要爱情，更需要质朴地坚守，唯有爱 and 一颗忠诚的心，才能让家抵达幸福。我和先生的爱情故事，简单美好。一路走来，每有小小愿望，先生总是拼尽全力去帮我实现，午夜梦回，想起这二十多年的朝朝暮暮，总有幸福的泪水滑落。昔日的翩翩少年，鬓角已有白雪的痕迹，我眼角的皱纹也渐渐堆叠。就这样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吧！一起慢慢把岁月酿成美酒，陶醉在时光深处。